

百姓记事

聊斋闲品

一盏天灯

▲ 时兆娟

通上电的那年春节,父亲要在院里架一盏天灯。那年的小年夜,我家终于实现了油灯变电灯的梦想。先是村里拉回来了一车黑乎乎の木头线杆,沿着村中的南北路隔一段就立起一根。那线杆孤独而单调地朝着天空,麻雀都惊奇地从旁飞过,绝不上停留一分钟。好一段才沿着线杆扯开了电线,村中唯一的高音喇叭,“哇啦哇啦”整天讲用电常识:不能用湿手摸电线了,触电后不能直接拉扯施救了……所以,当两根乳白的电线扯进我家小院,平铺在甬路上伸进堂屋时,弟弟妹妹双腿叉开,沿着电线来回回地又跳又蹦。我爷爷瞪着他那双“牛王爷”般的大眼,摆着手呵斥:“快走,不敢那样走,不小心中电哩!”倒是手握剥线钳、正用嘴巴撕线皮的电工笑了一下:“不咋,玩吧,还没通电呢!”

鸡卧了,猪卧了,只有狗还前后摇着尾巴。小挂鞭炮在村里此起彼伏,昏黄油灯下,豆腐汤在锅里“咕嘟咕嘟”翻滚。电工一声:“好了!”父亲走进屋里,一声清脆的“啪儿”声,哇!耳房门三口脚架上悬挂的灯泡“啪”地亮了起来,藏在黑暗中的那些盆啊、罐啊、墙上的年画儿啊,都变得亮堂堂的,看得清清楚楚的了。我们忍不住抱在一起,跳了起来,欢呼起来,“有电了,有电了”“明了,明了”“能看见了”……齐耳短发的母亲微笑着,目光闪闪地回看了我们一眼,端起灶上那盏煤油灯,“噢”地伸头吹灭,小心地放在了墙角旮旯里。

那个小年夜的饭,吃着特别的香。虽然可能并不比往年多了多少肉,有光照着吃饭,多有意思啊,不仅能看得见碗里的肉片豆腐块儿,连每个人的鼻子、嘴巴,甚至笑纹都非常清晰。父亲一边喝水,一边对母亲说:“以后你再熬夜纳鞋底,可算能看清了,不用再摸月亮地了。”母亲拿起弟弟剩下的一块火烧,蘸一下碗里的汤,填进嘴里:“就是电费昂贵,舍不得老使啊……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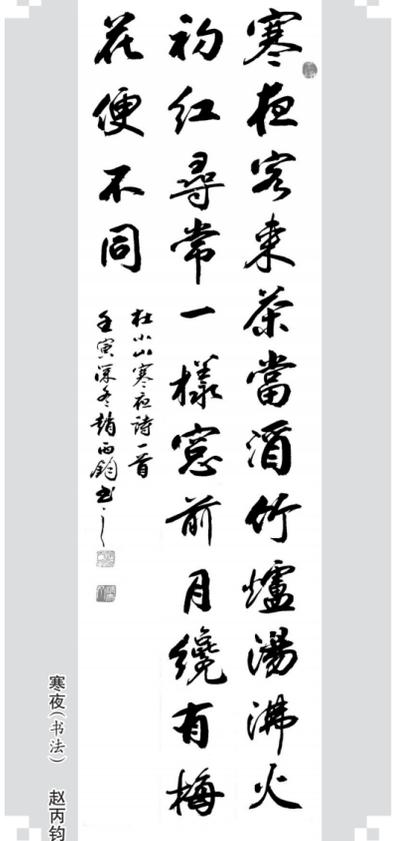
腊月二十九,晚饭都做好了,父亲赶集还没有回来。母亲停下灶底的火,伸手拉灭电灯:“去,门外接你爸!”我们一遍又一遍跑到村头,终于接回了弓背骑行的父亲。父亲一边拉稳自行车,一边从车上解下一把东西,递给母亲:“放高处,别让孩儿们摸到!”母亲问:“你弄这柏枝干啥?”父亲说:“我要挂天灯,明它一年下!”母亲迟疑了一下:“电费昂贵……”父亲头也不抬:“你别管!”

三十下午,父亲帮母亲包完饺子,就找出了床头一根竹竿。他举着竹竿,走到院子东南角那棵榆树旁比画了一下,然后开始在木柴垛上扒。他把两根树棍和竹竿按从粗到细的顺序续接在一起。又在竹竿的尽头,绑上他从远处弄回来的那把柏枝,系上一块儿大红布。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,把这根挂着灯泡的“巨无霸”电灯天线杆子立起,捆在了榆树身上。

暮色已近朦胧,鞭炮声一阵紧接一阵。父亲走进屋,“啪”地拉动了开关,猪圈中的猪颤抖了一下身子,院中一下子亮了。我们抬头仰望,一灯如月,高挂云空,温柔而明净地照彻了夜空。村庄枯木萧瑟,剪影凌乱,房屋低矮趴伏。只有我家院中,一切都清晰而美丽。大红绸布随风轻扬,一丛柏枝青葱嫩碧,显示着无边的生机与希望。这是我们幼小的生命中从来没有见过的,如此孤高又美艳的灯饰,我们都被深深地震撼着,胸膛中激荡冲撞着一股热流,谁也不发出一声声音……

那一晚的年夜饭,我们围坐父母身旁,吃着喷香的饺子,听着母亲例常的关于年俗礼仪的叮嘱,感觉心窝在奇异地裂开一道缝,知道我们似乎是该有些地方与众不同的。虽然并不能准确表达出这与众不同具体是什么,但就如我家这盏灯,在简陋而落后的村庄里,在漫长而艰涩的日子里,它是唯一的,是第一的,我们要打开一些壁垒,走出这简陋和落后,走出这漫长和艰涩,创造出不止一个的唯一和第一,见识到更多的美丽和震撼……

那盏灯,从除夕夜一直亮到元宵节。虽然,它让那月的电费确实高出了不少,但当父亲取下它时,还是依依不舍说了句:“明年咱还挂天灯!”榆树枝头,丫杈凌乱,空落似乎一如当初。但我们抬眼望时,似乎那盏天灯依旧,它高悬在我们的生命里,温柔而明净,喜悦地照亮,静静地指引……



正月是一年中最温馨的一个月份,它就像一杯老酒,让我们在岁月的进程中,品尝到了团圆的欢乐,初春的魅力和新程启航的激情。

正月是杯团圆的酒。在四季更迭中,我们送走了严寒的腊月后便迈进了正月的门槛。正月,最让人感到愉悦的是春节,它以这种最隆重的礼仪迎接一个崭新日子的到来。团圆是春节的主题,“有钱没钱回家过年”,千百年来,春节就像一座路标和一面旗帜,引领和召唤着在外的游子回家团圆,哪怕是在天涯海角。年前,多少人都在盘算着回家的时间和线路,时间一到,他们会急匆匆地放下手中的工作,踏上回家的旅途,行囊中装满对家乡、对父母的思念。村口白杨树下,母亲手抚着树干,仰头遥望那条山路的尽头,心急火燎地等待着子女们的归来。风把母亲满头的白发吹得凌乱摇曳,如同一面旗帜在飘荡。高大威武的白杨树下,母亲弯曲的身体、飘荡的白发、仰头遥望的姿势成了一座雕塑。厨房里,父亲则在准备着丰盛的饭菜,此时,他俨然是一位大厨,腰系围裙,手握菜刀,把新卤的牛肉整整齐齐切了一盘,放下刀又撕了一盘道口烧鸡,随后开火“刺啦刺啦”炒起热菜。就这样,父亲将凉

灯下漫笔

明朝那个著名的冬夜

▲ 周丁力

老而畏寒,弱者惧强,这是常理。可在这世间,总会不时出现一些不在常理中的人和事。这些不在常理中的人常常是能人,是高人,是不凡的人。明朝大文人张岱就是这样的人。

在300多年前的一个冬夜,大雪纷飞,天气寒冷,已届老年的张岱不在家中避寒,偏要此时去西湖“湖心亭”看雪。我曾经觉得,这比柳宗元笔下的那位在“千山鸟飞绝,万径人踪灭”的时候,还要去“独钓寒江雪”的“孤舟蓑笠翁”似乎还要不靠谱。

但他却真的傻傻地、也是潇洒地去了,归来时,写下了一篇十分聪明、十分强烈、十分脍炙人口,且名满天下的妙文——《湖心亭看雪》。他用一种卓尔不群的行动和一支奇巧的笔,为后人创造了一个名满天下的冬夜。

“崇祯五年十二月,余住西湖。大雪三日,湖中人鸟声俱绝。是日更定矣,余拏一小舟,拥毳衣炉火,独往湖心亭看雪。”既然是年底隆冬,大雪三日,夜里,不在屋里拥炉把酒、读书、听曲、闲话,或者高卧,偏要去看雪,而且是在湖心,真是奇人奇行——这是叙事。最初读罢,觉得这老头虽然有些古怪,却也可爱得很。

接下来的数字写景就不由人不击节赞叹了:“雾凇沆沱,天与云与山与水,上下一白。湖上影子,惟长堤一痕、湖心亭一点与余舟一芥、舟中人两三粒而已。到亭上,有两人铺毡对坐,一童子烧酒炉正沸。见余,大喜曰:‘湖中焉得更有此人!’拉余同饮。余强饮三大白而别。问其姓氏,是金陵人,客此。及下船,舟子喃喃曰:‘莫说相公痴,更有痴似相公者。’”

短文读罢,稍稍凝视,仿佛追随张岱去了隆冬的夜西湖,且登上湖心亭。那时,天地间雾气浮动,天与云、山与水“惟余莽莽”,浑然一片白色。在这苍茫成一

地方志载:道光二十三年六月,特大洪水,河决中牟,大溜趋朱仙镇,经通许、扶沟、太康入涡会淮。朱仙镇受灾严重,贾鲁村再次遭淤……开封护城墙外灾亦重,数十里田舍淹没,境中沃壤变成沙凼之灾。

这一段讲述的便是黄河决堤之灾。道光皇帝下令堵口,但经费严重不足,圣旨又不能违抗,这让河道总督朱襄很是为难,没有银子,堤坝修复、灾后重建等诸多问题解决不了,最终朱襄以“失职渎职、办事不力”给撤职查办。慧成接任了总督职务。这差事明知是烫手山芋,慧成还得“谢主隆恩”,愉快接受。慧成去的时候是九月份,堵口任务正处在关键时候,还有每日四五万军民的生活费用,这些实实在在的问题都摆在慧成面前。他知道,伸手向朝廷要钱,那是寡妇死儿——没指望,只有从下边想办法。他召开河南各府县乡绅协商,名义是“协商”,实际有“摊派”的意思。当时,河洛康家来的代表是康道平。慧成已经打听清楚了,康家不仅在河洛地区,在整个中原一带都是首屈一指的富商。他见康道平年纪尚轻,不觉皱了皱眉头,说:“老掌柜怎么没来?”康道平忙说:“回大人的话,老父年逾古稀,身体欠安,不能亲自前来。”慧成捻着胡须“嗯”了一声,不卑不亢地说:“本官这就派专员去巩县看望老掌柜。”

康道平是康应魁的老二儿子,已经接任康家的大小事情。他忙对慧成说:“大人,在下这次带了15万斤粮食,20万布匹,50万两银子。”

慧成不觉一怔,他听说河洛康家识时务,今日一见果然如此,只是这次缺口太大,康家

菜、热菜、荤菜、素菜倒得满满一桌。然后哼着豫剧腔,从箱子底下翻出一瓶长毛的老酒,他要用这色味形俱佳的菜肴和陈年的老酒,招待回家的孙男孙女,庆贺一家人的团圆。是啊,团圆是春节最好的年礼,人们在团圆中感受着人间的亲情,品味着世上的温暖,特别是大年初一早起,孩子们跪在地上深情地叫一声:“爹,娘,给你们磕头了!”会让双亲像是饮了一杯老酒一样醉了,甚至会激动得滚落两行热泪。

正月是杯充满魅力的酒。正月是初春的季节,这个季节,天地间已经明亮了许多,并且有了一定的温度,春天的魅力已开始显现出来。地上的残雪已经化作了春水,这股春水浸透了脚下那片泥土,让人想到了《春泥》那首带有诗意的歌词:“把那些痛的记忆,落在春的泥土里,滋养了大地,开了一个花季。”春天的魅力就在于此,把痛苦、思念、希望,哪怕是眼泪撒在“春泥”中,都会孕育成一场花开的季节。溪流里也有了琴弦弹拨的声音,这声音优雅,赋有韵律,像是弹拨在人们的心头,让人有一种陶醉的感觉。溪流披着粼粼的波光,在琴弦的相伴下,一路欢歌笑语奔向远方。田野里

东岳松云图

东岳松云图

▲ 李明

片的白色之中,西湖中那道著名的长堤不过是一道隐隐的痕。湖心亭不过是一个小点,供人乘坐的小船不过是一颗芥子,船上的人就更小了,微粒而已。无边的浩大与点滴的渺小,在此相互对照,相互呼应,令我的想象时而大至无边,时而具体而微。在这种奇妙的转换之中,不由得你心胸不在顷刻之间豁然开阔,又在顷刻间双目凝神,并点头会心。不由得感叹:不在非常时刻去非常之处,何以获得如此的视觉感受和心怀的激荡呢?

亭中已有先到的两人,“铺毡对坐,一童子烧酒炉正沸”。不是同此心性,不是知音,岂能于雪夜湖亭相遇,无论是谁置身此境中,大约心中都会“大喜”的。我于此,心中也不由得与他们一样,产生满满的欢喜。我感觉,我此生也许不会有此种冬夜造访湖心亭的亲身经历了,但在纸上读到,在字里行间体会到这种高蹈的行止和自由的个性,虽然会有折扣,但能沉浸其中一回,也算是一种福、一种幸。

文章末尾处,为张岱划船的船夫说的两句话颇有意思,“莫说相公痴,更有痴似相公者。”这婉转的议论与评价,令人顿时感到:江湖多奇士,人外有高人。突然想起一句古人的话:真正的高人,“天下不知之,则巍然独立天地之间而不畏”。不由得自问:从古至今,这样的高人、奇士,被时光之水淹没、不为人知的还有多少?

白雪铺成的冬夜寂然无声,张岱笔下的文字也寂然无声,但追随他的文字去拜访一回雪夜的西湖湖心亭,仍然能感受到张岱那种在“天地之间独往来”的生命律动;仍然能听见,他通过文字传递出来的强健而有力的心跳。

莫道冬夜寂寂,这个以西湖湖心亭为圆心的冬夜,因一颗伟大心灵的孕育,因一位文章圣手的书写而令人心生向往。

朝花夕拾

年画

▲ 侯发山

这点捐赠根本不够。康道平看到慧成眉头不展,忙又说道:“大人,在下来时,老父亲已经交代过了,如果还需要康家帮忙,尽管开口。”

慧成盯着康道平,心说道康家还有保留,没有竭尽全力?

康道平似乎知道慧成的心思,说:“大人,康家虽然能力有限,但可以再挤出80万两银子,同时还可以说服跟康家有意往来往的合作伙伴,如山东的阮家,千儿八百万不敢说,百儿八十万还是有保证的。”

“如此甚好,本官替朝廷谢谢康家,替十万河工谢谢康家。”慧成躬身施礼,感激不尽。

在场的那些大商人,看到康家的少掌柜如此慷慨,也都纷纷表态,有的捐8万斤粮食,有的捐10万两银子……同时,通过康家从中运作,山东阮家也捐了60万两银子。

河道竣工后,慧成特意到巩县康店拜访了康家老掌柜康应魁。

一番寒暄之后,慧成说:“老掌柜,这次修筑堤防,康家功不可没。直说吧,有什么要求,尽管说,本官解决不了的,上奏朝廷。”

“谢谢大人!”康应魁拱手连连,接着说道,“老朽什么都不缺,如果想当官,早就捐

的风有了暖意,已没有了腊月里带刀带针的感觉,扑在脸上是暖暖和和、光光滑滑的,像是江南丝绸在摩擦,更像是母亲的双手在抚摸,心里痒痒的,美妙无比。河岸边那一排速生杨稠密的枝枝丫丫,已退去了冬季僵硬的性格,变得柔软了、温顺了,在春风里摇曳的状态也有了婀娜的姿势。风中它们来回摆动的频率不紧不慢,左一下右一下,不时还有“刺啦刺啦”的声音,这声音像是在向初春问候,像是在为春天歌唱。垄畴里的麦苗虽然还没有到返青的季节,但它们已在做准备了,颜色已由墨绿色转换成了翠绿色,特别是麦苗的顶部已吐出鲜嫩的芽尖,这芽尖鲜嫩得像是刚刚脱掉衣胞的婴儿,让人看得不敢触动一下,只怕伤了他的筋骨。

正月是杯启航的酒。正月里,人们沐浴着初春的暖阳在谋划着一年的光景。正是“一年之计在于春”。老年人在合计春耕夏耘之事,年轻人在思考着挣钱致富之事,孩子们在打算着如何提高学习成绩之事。各有各的心事,各有各的计划,但他们的目标是一致的,那就是撸起袖子加油干,让自己的家庭变得殷实兴旺,让每个人过得幸福快乐。街坊大林兄弟是



荐书架

《故宫建筑细探》:“故宫庖丁”教你如何看故宫

▲ 高晓倩

为大众所熟知的故宫,却并不为大众深知。故宫建筑在我们日常的概念中,就像只闻其香却不知其味的佳酿。故宫收获了太多盲目的崇拜和不得要领的赞美,在一片迷雾中独自美丽。在盲目的目光中,故宫离我们越来越远,以至于它的真正精妙之处被视而不见。

在故宫中,建筑是主体。故宫里的房子也是从一块砖一片瓦搭起的,它的华美和其中蕴藏的建筑智慧,都不是没有来由的。近日出版的新书《故宫建筑细探》,就是要对故宫里的建筑一探究竟,摘下故宫神秘的面纱,还原古建筑具体而扎实的美。本书作者是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、古建专家周乾,他拥有多年古建筑研究与实践,曾参与太和殿大修工程,《故宫建

筑细探》是他多年研究与实践经验的总结之作,从“建造与部件”“生活与休闲”“布局与风水”“特别的单体建筑”四个角度深挖故宫古建筑中的秘密。可以说这本书是带领我们走进故宫的绝佳向导。

从故宫地基里的糯米成分、三大殿体量的变化,到雷公柱是否可以防雷、故宫的排水系统,《故宫建筑细探》中“建造与部件”这一部分聚焦于建筑本身,既有扎实的建筑工程学、建筑材料学的专业知识,又以翔实的文献资料还原了故宫建造的历史和文化背景,以科学严谨的态度回应了大众的误解和传言。作者周乾用他的专业性驱散了笼罩着故宫的迷雾,拉近了我们和故宫的距离。

慧成笑了笑,打消鹤年的顾虑,说:“本官问你,为何年画多为财神?”鹤年说:“大人,俗话说,财神年画到家,财神年年到家。家家户户都希望财神到家,都渴望过上好日子,所以,为了迎合众人的心理,财神年画就多一些。”

“财神是谁?”“赵公明。”

“有这个人吗?”“大人,您英明。在历史上,没有姜子牙封神这回事,也不存在赵公明这个人。”

慧成说:“既然赵公明是子虚乌有的,本官请你画活财神,可否愿意?”

“大人吩咐的,小人不敢不从。活财神?谁?”

“明代的沈万三,当朝的康百万、阮子兰。”鹤年说……大人高见,这些活财神更能给人以希望,起到激励奋发的作用。”

“从这,康百万走进了年画中。接下来,康家的生意更是做得顺风顺水,红火得跟灶膛里的火炭似的。”

如今,康百万庄园主宅区的一孔窑洞里还悬挂着一幅木版年画。该年画宣纸质地,长33厘米,宽22厘米,是20世纪80年代山东省日照市博物馆馆长参观康百万庄园时所赠送的珍贵礼物。年画上边刻着三个人物,分别是沈万三、康百万、阮子兰,上边还有“河南康百万,打渔在江边,打得多和少,堆得如泰山”的字样。